

斯继东作品

01

白牙

斯继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白牙

斯继东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牙/斯继东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9

(中坚代书系)

ISBN 978-7-5396-6399-9

I. ①白… II. ①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1062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朱氓 孔舒琴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白牙	001
你为何心虚	025
同床共读	050
蔷薇花开	098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	127
永和九年	158
打白竹	196
合欢	210
枪毙爱情	229
今夜无人入眠	250
西凉	281

白

牙

其实,那个春天和紧挨着的夏天,我们有过很多计划。比如,去上海大剧院正儿八经看一场歌剧,找一家衡山路的酒吧烂醉如泥一个晚上,带上帐篷睡袋沿徽杭古道登顶清凉峰,或者在地图上找个有意思的地名,坐慢船坐高铁坐飞机反正坐什么都成,就两个人痛痛快快地逃离这世界一次。这都没什么难的,最多也就是旷两天课。但事实是,那几个月我们哪儿也没去成,一直到盛夏结束我离开上海。

这似乎是桩诡异的事,很难说清是什么在牵绊我们。阿檬漂在上海,单身住一套公寓。而我的所有烦心事都在千里以外的北方小城。想出门,根本不用计划。

阿檬说:“我也真是,你来趟大上海不容易,总得带你去哪转转啊,要不——”

“别要不了，你都要不多少回了？”我抬起头回了她一句，“就这样待着——挺好！”

我坐着，我在翻一本书。阿檬站着，她在削一个苹果。这会儿她就蹭到我身边，用带着苹果汁的手拉扯我的脸：“瞧瞧，你笑起来多好看啊，知道吗大叔？你以后得多笑。”对我，阿檬有很多个称呼，由着她的心境随时切换。这会儿她叫的是“大叔”。

关于我的笑容，不只阿檬，好多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这么说。但我一般能免则免，特别是对着镜头。二十多年烟龄，牙哪能清白？

“老男人，把你的嘴张开。”阿檬命令我。她之前半倚在我身上，现在干脆整个人翻了上来，跪在沙发上，腿贴腿，脸对脸。

“干吗？”我有点紧张，我已经猜到她要干吗了。我把嘴闭得紧紧的。我讨厌镜子里那个露着一嘴黑牙的蠢货。

“让我查查你的牙口。”她很干脆。

“不行！”我态度坚决，“你问我借什么都行，包括钱和信用卡。但内裤和牙刷不行，这是我的底线。”

“为什么不行啊？”阿檬说。

“就是不行。”我说。我的门牙其实挺齐整的，除了黑一点。但是一张口，整个一惨不忍睹。单位一年一体检，我最烦的就是牙科：什么烟斑、牙龈炎，什么右上6缺失、左下7残冠、右上8残根，什么牙结石Ⅲ度。

“哟，大叔还害羞啊？”阿檬说，“去！你身上什么东东（西）我没检查过啊？”这倒是实话。腻在床上时，阿檬没事就爱在我身上扒拉，翻过来拨过去的，就差一面放大镜了。我挺不习惯，跟她义正词严。我说：“你得尊重它。”可阿檬不吃我这一套，她说：“哎哟哟——看看还不行啊？要自己有谁还稀罕你的呢？再说了，本姑娘不近男色好多年了，你要理解嘛。”没辙，80后就这么厚颜无耻。

“那行。”阿檬换了种方式，“让你先看我的吧——”

阿檬仰起头，张开了嘴，看得出她在努力把脸部肌肉朝后收。

唇红齿白。一副好牙。

一副我不得不面对的好牙，细碎，但是完整、匀称，一颗颗骄傲地泛着玉白的光，如同阿檬此刻裸着的身体，娇小，但是饱满、光洁，最关键的是自信，要命的自信。

我抱着阿檬，如同捧了一件瓷。

瓷突然动了，伸出长长的芯子舔了一下我的鼻子。没等我回过神，阿檬已经鱼一样滑下了身。

“不闹了，哥，吃苹果吧。”阿檬把半个苹果递给我。这会儿她叫的是“哥”。

阿檬在一家外企做网站，只需隔三岔五去单位露一下脸。而我的培训说穿了就是总公司给各地营销人员的福利，课爱上

不上也没人较真。大多数时间,我们就这样待在屋子里。做爱。说话。看书。拉和听小提琴。一块洗澡。偶尔做点吃的。

那感觉很奇怪,不像恋爱,当然更非夫妻。

似乎有点像疯狂恋爱过的一男一女,好多年后凑巧碰上并同居在了一起。这样说当然不确切。真实情况是,在我来上海之前,我们的关系只止步于网络,说得再具体一点,也就是因为豆瓣网上的几部电影和几本书,文字上有过交流,让彼此信赖,有了好感。

那么,信赖和好感深处还有些什么吗?这似乎也是件说不清的事。几部破电影几本破书能让人了解对方多少呢?从后来事情演变的结果看,好感当然不仅仅是好感。但是,如果假设一下,比如我没去上海,或者我去了但是没冒昧约她吃饭,又或者客客气气见几次面,然后她没有在某个午夜发那条“月亮很好,想不想过来晒一晒”的短信,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之前的好感只止步于好感,它的背后并没什么更多的东西?当然,这样的假设很无聊,生活从不允许倒带。

“大叔,那时你真能扛啊,”阿檬说,“不会天天回宿舍撸管吧?”

“……”我愕然。

“别装了,我知道你没那么奥特。”阿檬说。她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其实,你是狡猾。我知道,你就等着我投怀送抱。”阿檬

又说。

我接不了阿檬的这一句，只好续了上一句。

“一个姑娘，能不能别用那样的词？”我接受不了倒是真的。

“哎哎，同志，撸管怎么了？违反哪条哪款了？不破坏他人家庭，不违背妇女意愿，加上还环保。”阿檬来劲了。

“环保？”我一时不解。在阿檬面前，我的反应总是慢半拍。

就像个脑筋急转弯。这不，二十分钟前，我和阿檬不是刚刚挺不环保地做过一次吗？对了，阿檬把那一次性橡胶制品掷哪了？

我被她逗乐了，一不小心就咧开了嘴。

阿檬不失时机又腻歪上来。

“哥，我还要。”阿檬色眯眯地说。

其实，我也想要。

当阿檬再一次把舌头搅进我嘴里时，出门的计划又一次成了计划。

其实，也有出门的时候。比如，饭点出去凑顿饭，看一场电影或者话剧，带上单反去周边街区遛遛，周末陪她坐地铁去汾阳路音乐学院那边上一堂小提琴课，然后再坐地铁回来。当然，这些都是即时行为，不在计划之列。该埋单时，如果阿檬事先说好请客，我去掏钱夹，阿檬会不高兴。有一次我就半开玩笑地跟阿檬说：“要不，我按月付房租吧。”可能那会阿檬正好给我配了一

把公寓的钥匙。阿檬说：“对啊，我怎么忘了这事？你蹭吃蹭住挺久了，让我算算。”一会儿，阿檬却说，“可这租金怎么定啊？定太低，亏了本姑娘，自然不成；这万一定高了吧，显得咱上海人不地道，欺负外乡人。要不，这样吧——”阿檬忽闪着她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就当被、我、包、养、了吧——”

看我被惹恼，阿檬抢先逃开了。“过来啊，昆仑奴，来追我啊——”阿檬一丝不挂地站在不远处挑衅着，眼里是一汪清水。

阿檬喜欢裸着。是的，她总是裸着。裸着跟我说话，裸着看书，裸着刷牙，裸着拉小提琴，裸着在厨房洗刷，裸着在东边的小房间看日出，裸着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阿檬的公寓在16楼，近距离的确没什么高楼。但是，你怎么就能保证不远处那些高楼里没住着个把变态，天天拿望远镜偷窥呢？阿檬刚刚从浴室里出来，正用干浴巾擦湿漉漉的长头发。阿檬说：“他偷窥他的，关我什么事？老娘就当演一回美剧，还顺帮助人为乐一把。”然后她就盯上了我。一块进的浴室，我先出来。“你怎么又穿上了？等会还得脱，你就不嫌麻烦？”阿檬说。我无言以对。“我习惯穿一点，哪怕只是一点，哪怕就我一个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为什么啊？”阿檬说，“咱就不能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吗？”你听听，这都什么话？我说：“这不男女有别吗？”阿檬可不答应。阿檬说：“脱了脱了。正因为男女有别，所以才要肝胆相照啊——你听说过肝肝相照或者胆胆相照吗？”你听听，这都什么歪理啊？

我知道,阿檬一直试图改变我。事实上,从进入这套公寓起,阿檬正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我学会了一天吃一个苹果。早餐桌上的油饼和挂面被换成了稀饭加腐乳和榨菜。因为定时排便,纠缠我多年的便秘奇迹般地消失了。我认识了五线谱和小提琴的琴颈。我那被伊利纯牛奶喂惯的胃开始慢慢适应据说营养价值高出十倍的总统牌奶酪。就像病毒一样,阿檬甚至侵入了我的大脑里。“你怎么能只喜欢契诃夫而不读伟大的托尔斯泰呢?”阿檬忽然一本正经起来。在大狗列夫·托尔斯泰面前,作为小狗的安·巴·契诃夫不得不羞愧地低下了头颅。

我在漱洗间刷牙,阿檬意外闯了进来。照理她该在卫生间如厕的。

对着我的满嘴白沫,阿檬夸张地惊叫起来。

“你就这样刷牙啊?”仿佛那谁发现了新大陆。

“怎么了?”我的牙刷停在了嘴里。

“你继续刷。”阿檬说。

我把牙刷换到另一边,看着阿檬又刷了两把,再两把,然后停下。

阿檬二话没说,拿起她的牙刷,挤上长长一柱牙膏,锵锵锵地示范开了。我瞪着阿檬,阿檬回瞪着我。阿檬刷牙的方式的确跟我有些不同。但是,这不奇怪。一千个人写一千个“牙”字,就算用同一支笔,填同一个米字格,一样正确的笔顺,出来的还是一千个不同的“牙”字。你怎么就能说你写对了我写错

了呢？

但我还是站在一边虚心观摩着，眼睛跟着那支牙刷。刷子在她嘴里起起落落地足足倒腾了五分钟。最后，阿檬抢过我手上的牙杯（我一直没想到放下），仰起头痛痛快快地漱完了口。

阿檬再一次朝我咧开了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四十大盗的山洞深邃无比，阿檬的一粒粒牙就像宝藏一样发出幽蓝幽蓝的光。

“看清楚没？”阿檬问。

“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幼稚园的保育阿姨更耐心了。

我摇摇头，因为没法说话。然后，我看见了镜子里那个滑稽的中年男人：满嘴白沫，叼着根牙刷，那神情就像一个智商明显低于他人的儿童。

第二天，阿檬居然带回家一张宣传画。“健康生活从牙齿开始”。阿檬真是疯了，她从哪弄来的这东西？“你别管这个。”阿檬说。阿檬立马逼着我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学习了一遍。晚上刷牙看图作文。临睡前再温习一遍。说句实话，那宣传画做得不差，语言简洁、图文并茂。刷牙步骤 ABC：45°角倾斜，由内向外，牙床线里面外面牙面舌面，每天两次，每次三分钟，每三个月换一次牙刷，等等。事实证明，阿檬是对的，而我错了。我从没上过幼儿园，小学三年级前读的是村里的复式班（这个我解

释了半天阿檬也没整明白),我初中第一学期单单英语老师就换了三个。是的,从来没人教过我如何刷牙,就像没人教过我怎样做爱。我无师自通地活了四十年:考大学,恋爱,失恋,参加工作,买房,结婚,换工作,买车,生小孩,再换工作,换车,换房子。这四十年,难免磕磕碰碰,但总体还算顺理成章。结果说不上满意,但至少自己已经认了。这么一说,我的牙跟我的人生挺像,虽然有点黑,也经不起深究和推敲,但总体还算齐整,至少门面过得去,也好歹应付得了撕扯和咀嚼。

但是现在,这个叫阿檬的女人居然说我错了,连刷牙都没学会。她是不是想说,如果打小正确刷牙,那么我现在的牙就不是这副德行,自然,我的人生也要精彩百倍?她想从牙齿开始,修理或重新规划我的人生吗?这个小妖精,她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我有点恼羞成怒。想发火,想搬回宿舍。但是,没有理由。阿檬只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孩,毫无心计可言。她乐呵呵地每月一次给我在携程网上订上海—青岛的机票。她给我发短信:“我忙着呢,没空想你。只是屋子有点空,就像你刚刚抽离后的身体。”她翻看我手机上的照片:“这么可爱的丫头,换谁都不忍伤害,回头好好宠她吧。”她只是个耐心的幼稚园阿姨,她无视我的恼羞成怒。“正确的刷牙步骤:45°角倾斜,由内向外,牙床线里面外面牙面舌面,每天至少两次,每次至少三分钟。”在她的就牙论牙面前,我有关牙齿和人生的臆想显得荒谬可笑。而

事实上，她似乎只是单纯地迷恋我的身体，而牙齿也许正是她有待攻占的最后一个城池。

刷牙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早上起床，刷牙。吃好饭，刷牙。回到家，刷牙。上床前，刷牙。那段时间，我特别想念我的朋友章鱼。章鱼从不刷牙，但他的牙口却好得像关汉卿。“那上面不是说一天两次吗？”我抗议。但是抗议无效。阿檬说：“什么两次？是至少两次。”其实阿檬也没闲着。每次我刷，她也跟着刷。那张宣传画被阿檬用透明胶贴在漱洗间的镜子边，看看镜子再看看画，随时都能校正。阿檬说这叫强化训练，坚持一段时间后，想错也错不了了。阿檬还说，她那叫陪练，就像小孩学琴必须家长陪着，小孩能不能坚持关键还是看家长能不能坚持。我从来都不是个乖孩子，但是不知为什么，在阿檬面前忽然就弃械了。

在阿檬的感召下，慢慢地我似乎也热爱上了刷牙。健康生活从牙齿开始。牙膏有营养，牙齿好喜欢。每天两次，外加约会前一次。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做梦，在梦里我开始第二次换牙，残根掉了，龅齿掉了，老黑牙掉了，然后新牙像雨后春笋样长了出来。正门牙，侧门牙，犬齿，第一小白齿，第二小白齿，第一大白齿，第二大白齿，第三大白齿，我用舌头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二颗。一激动，我就醒了过来。月光透过飘窗落在床上，作为陪练的阿檬睡得挺香。我摸到漱洗间，打开灯，镜子又一次嘲讽般地亮出了一嘴

黑牙。

“正确刷牙，只是第一步。”阿檬说。

我看着阿檬。阿檬依然裸着，就像一把紧过弦的小提琴。她又在削苹果了，她又一次成功地用苹果皮制成了一架旋转木梯。我知道阿檬想说什么，第二步应该是戒烟。是的，劝我戒烟。这事好多女人都在我身上干过，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跟她们一样，我也知道吸烟的坏处，但是，关于吸烟的好处，我知道，而她们不知道。顺便插一句，我之所以跟我现在的老婆结婚并延续至今，原因之一是她从没说过一句戒烟的废话。

阿檬没提戒烟的事。

阿檬说：“就拿你的 Jeep 作个比吧，这天天刷牙就像你日常给车子加个油、洗个澡、查查胎压什么的，这些你自己都干得了——”阿檬知道我有一辆带四驱的白色 Jeep 自由客，如同知道我有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和一个称得上幸福的家庭。

“但仅仅这样够吗？你不是还得定期把车开到4S店做保养吗？什么首保二保，什么半年或5000公里一次。这牙齿也一样，也得定期做保养，就是洗牙，专业术语叫龈上洁治术，专家建议也是半年一次。”阿檬说。

龈上洁治术？我是真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厨房里的油污得用洗洁精加清洁球擦，厕所的陈年污垢得用马桶刷加威猛先生才能去除。

阿檬说,其实洗牙分手洗和机洗两种,但现在一般都是机洗。这倒容易理解,现在上点规模的洗车店也都机器换人了。阿檬说,那洗牙的机子叫超声洁牙机,基本原理就是将电能转换成超声,通过高频振荡将藏污纳垢于牙面上的烟斑、色斑、牙菌斑、老年斑和牙石等等去除,还牙一个清白。等等,有老年斑吗?阿檬说,那伸进嘴里的工作头挺好玩的,除了高频振荡还会同时喷水,就像洗车用的高压水枪。阿檬说,洗牙分消毒、洁治、喷砂、抛光四步,整个过程挺像给车身做保养。你们不是也得喷沫、冲洗、补漆、抛光和打蜡吗?阿檬说,在发达国家,洗牙已成为很普及的常规保健,人们每年至少两次定期找自己的牙医洗牙。阿檬说,洗过的牙齿会有点敏感,两周内不宜食冷、热、酸、甜等食品,但这暂时的酸痛症状通常会在一周左右消失。阿檬还说,许多人对洗牙有误解,其实即使每天认真刷牙也还得洗牙,其实洗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治口腔疾病,而不单纯是为了好看,其实洗牙对牙齿没有损害,更不会导致牙缝变大。阿檬甚至还说,有些人不适合超声洁治,如结核、乙肝抗原阳性、HIV 感染等传染病患者,又如呼吸抑制、慢性肺病和戴心脏起搏器的患者。阿檬说得很专业,仿佛半年前刚刚毕业于某著名医科大学的牙科专业。阿檬耐心得就像个保险推销员,似乎我的钱夹里有一份属于她的不菲的介绍费。

关于洗牙,我本来应该有许多问题,但是现在,阿檬都提前帮我解答了。事实上,我太想拥有一副好牙了,又白又亮,可以

对着镜头咧嘴就笑或者张口就哭。另外,我得说实话,我没有呼吸抑制,不是结核、慢性肺病患者,乙肝表面抗原呈阴性,目前尚未感染 HIV,暂时也不需要戴心脏起搏器,所以,我的不二选择就是第二天乖乖地跟着阿檬去那家据说是全上海洗牙最专业的牙科医院。

阿檬不屑地朝我撇了撇嘴说:“大叔,你以为洗牙是上便利店买个套啊?人家生意可好了,得预约。”

“是吗?”我暗暗松了口气。

我一向拒绝别人塞东西给我,哪怕是食物,更受不了有异物进入嘴巴。所以,除非你奸了我,我绝对不会容忍有人妄图把我的口腔变成工地,变成采石场,变成实验室,变成喷沫、冲洗、补漆、抛光和打蜡一条龙的洗车场。

真心祝愿那家全上海最专业的牙科医院生意好些再好些,等着洗牙补牙拔牙镶牙种牙矫牙的哥们多些再多些。然后,等到阿檬替我排上队那天,我已经带着一嘴黑牙和铺盖离开了上海。

之后的一段时间,阿檬依然天天逼着我刷牙,却再也没提起洗牙的事。可能阿檬也只是说说而已,要不就是牙科医院的生意实在太好了。

培训过去了四分之三,班里的事也多了起来。筹划毕业晚会,张罗纪念品,师生间同学间相互吃请。有时晚上喝得胡天海